

真 幻 难 辨 我 心 如 一



歌
尽
桃
花

靡宝
○ 著

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歌尽桃花

靡宝 著

下卷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歌尽桃花:全2册/靡宝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94-0578-4

I . ①歌… II . ①靡…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8445 号

书 名 歌尽桃花 (全 2 册)

著 者 靡 宝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黄靖文 周汝琦 余 慧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36.5

字 数 585 千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578-4

定 价 59.8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十七章 痛苦的日子

001

第十八章 相爱的甜蜜

020

第十九章 爱对方的人

033

第二十章 萧喧受伤了

047

第二十一章 一生爱一个

065

第二十二章 情敌的战争

082

第二十三章 意外的背叛

098

第二十四章 终究的逝去

123

第二十五章 生活的选择

139

目录



第二十六章 干了这杯酒

161

第二十七章 宝贵的人才

188

第二十八章 千里传佳音

203

第二十九章 两地相思情

218

第三十章 拿什么谢你

241

第三十一章 愿得一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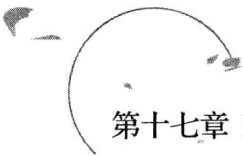
257

第三十二章 平淡的幸福

271

第三十三章 白首不分离

283



第十七章 痛苦的日子

策马奔腾的同时，还要学会悬崖勒马。

哪里出了错？

“……赤水一战，过度劳累诱发了毒性。因是中毒之后的第一次发作，开始我们都没察觉……十天前遇刺，伤得也不是很重，后来却莫名其妙地越来越厉害，以致恶化，来不及通知你，他就……”宋子敬的声音微弱地颤抖着。

我俯下身，轻轻地抚摸着那熟悉的面孔、飞扬的发丝和那深潭一般的眼睛，还有那笑起来有几分顽皮的唇。

滚烫的两滴泪落在我的手背上，紧接着又有两滴落在那人灰白的脸上。我急忙伸手去抹，触到他的脉是死寂的，他的皮肤是冰冷的。

这熟悉而又陌生的人是谁？

“这不是萧暄！”我开口。

众人惊骇地注视着我。

我直起身，平静地对宋子敬说：“他不是萧暄！我二哥比他要好看得多，鼻子比他的挺，嘴唇比他的薄，身材比他高、比他瘦。这个人是谁？长这么丑，这么矮胖，难看成这样也来冒充我二哥？”

“敏姑娘……”宋子敬震惊而又伤感地注视着我，“他的确是王爷。”

我微笑着摇头：“你们骗不过我，他不是！”

“敏姑娘，你……”宋子敬的眼里终于有了担忧，他大步走到我面前。

我继续微笑，胸膛里有什么在翻涌，猛烈地往上冲，原本就紧张的呼吸几

乎中断。

好难受啊。我按住喉咙，为什么不能呼吸了？

宋子敬神情一震，一个箭步冲过来，扶住我软倒的身子。我跪在地上，死死抓住衣服领子，张开口却喘不过气来，肺部好像突然罢工了。

“吐出来！吐出来就好了！”宋子敬的手在我的背上用力地拍着。

喉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松动，滚烫的液体争先恐后地涌上来。素白洁净的莫台被鲜红喷溅渲染。

我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随着这口血而彻底离开了肉体，身子无力地滑落，视线越来越暗，很快回归一片寂静的黑色。

那还是在离开京都北上的途中。

月色很好，流水潺潺，山林被暮色笼罩，静静地沉睡着。

我同萧暄肩并肩地坐在溪边，两人都脱了鞋，脚浸在水里。清凉的溪水滑过我们的脚背，夏虫在身后的草丛里低声鸣叫。静谧安逸的夏夜，我们这样坐着，久久无语。

忽然有一点暖黄的萤光亮起，一闪一闪，飘飘荡荡贴着水面低低地飞。很快，又有一个光点加入，第三个，第四个……星星点点，仿佛有一张串了宝石的网笼罩住我们。

“以前见过吗？”萧暄问我。

我点头，笑着说：“萤火虫，是萤火虫！”

小小的虫子，在夜色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芒，梦幻耀眼，像一个个打着灯笼夜游的小精灵。

我同萧暄说：“我很笨，又不用功读书。但是有几句诗，我却记得很清楚。”

我念给他听，“爱，你永远是我头顶的一颗明星，要是不幸死了，我就变成一只萤火虫，在这园里，挨着草根，暗沉沉地飞。黄昏飞到半夜，半夜飞到天明，只愿天空不生云，我望得见天，天上那颗不变的大星，那是你。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隔着夜，隔着天，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

萧暄久久沉默。

我耐不住，扭头看他：“你倒是评价几句嘛！”

萧喧勉为其难地说：“这是诗吗？”

我扫兴，板起脸。

萧喧又很给我面子地补充道：“不过非常感人，情真意切，朴素自然。”我这才觉得满意。

我们俩的脚在水里轻轻地荡着，萤火虫伴随着夜虫的鸣叫轻轻飞舞。有一只胆大的小家伙居然振着翅膀飞到我衣角上停住了。

我欢喜地看着它，却又不敢去碰，怕惊飞了小客人，于是便转头过去招呼萧喧来看。

可是身旁空无一人。

我一惊，急忙站起来。

月色忽然隐去，偌大的山林回归黑暗，我什么都看不到，树林的阴影，溪水的波光，萤火的星点，虫子的叫声，全部隐没在黑色之中。阴寒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渗了过来，浸透了我的衣服。

恐惧笼罩着我，我大声呼喊萧喧的名字，可是没有回音。

我在虚幻混沌之中奔跑，黑暗没有尽头。周围似乎潜伏着不明的生物，都在暗处虎视眈眈。

脚下一不留神踩到什么东西，我狠狠地跌在地上，有什么尖锐的东西刺入我的人中。

我痛苦地哼了一声，睁开眼睛。

“醒过来了！”

孙先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只觉得胸腔里气血翻涌，非常难受，不由挣扎着坐起来。

云香急忙过来扶住我，轻拍我的背。我张口又往盆里吐了一大口血。

老天爷，胃出血？

品兰和觉明两个孩子还在场呢，被我这一口血吓得齐声尖叫。

“没事，受了点刺激，一时血不归经，好好调养就是了。”孙先生并不把这当回事。

我吐完，感觉胸口也空了，又觉得气短，无力地倒回床上。左边胸膛一股蚀心刺骨的疼痛顺着经脉蔓延开来，疼得我紧皱眉头，眼泪从眼角滑落。

两个孩子扑到我床头，约好了似的扯着嗓子大哭。

“敏姐姐你怎么了？敏姐姐你说话啊！”就像有三千只鸭子在我耳朵边叫着。

云香的声音也带着浓浓的鼻音：“小姐，你昏迷一整天了，吓死我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办啊？”

桐儿凑过来说：“人参汤已经熬好了，大小姐还是喝一点吧。”

我听着觉得很烦，翻了个身。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让我头昏眼花。

云香道：“你心情不好大家都理解，可是你病了，药总得喝吧？”

宋子敬后来也过来了，苦口婆心地劝我：“小华，你总得吃点东西。”

我依旧不说话，紧闭双眼，只恨耳朵上没多长一对开关。

众人劝了许久见我不应，又不敢强迫我，只好作罢。宋子敬无奈地说：“让她先静一静，理清一下思绪也好。”

桐儿和云香忙把依旧吵闹不休的两个孩子哄走。

我累得很，耳朵里嗡嗡响，什么古怪的声音都钻进大脑里，头晕、恶心、发热、四肢乏力，肚子当然感觉饿，我又不是机器人。可是什么都不想做，就想这么躺着。最好能什么都不思考，什么都感觉不到，干脆成植物人或者死掉算了。

我一连两天不吃东西，终于惊动众人，引得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轮番上场劝说。我这才知道自己居然是这么重要的人物。

我不是矫情的人，可是实在觉得疲倦，只想好好睡一觉，实在没力气去应付这一系列的人和事，连一根指头都不想动弹。

累，真的累，从去赤水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劳累，觉得生命一直在奔波中消耗。就在忙着其他事的时候，身边许多东西已经擦身而过了。

我依旧躺着，时睡时醒。宋子敬按捺不住了，强行给我灌了人参汤。高烧之下喝什么都是苦涩的，我皱着眉头还是卖了他一个面子，把人参汤吞了下去。

云香一直守着我，晚上就睡在床榻上。她同我说话我爱理不理，她老是唉声叹气，弄得我既心烦，又愧疚。

后来郑文浩来找她，本是好意想借佳人苦难之际施以关心和援手，结果反被她当成靶子，一通炮火狂轰滥炸，最后灰头土脸地走了。

宋子敬知道与我说话犹如鸡同鸭讲有沟无通，转而劝慰云香打起精神，说

她这样我会更消沉。

云香听了宋子敬的话，点了点头。而且刚把积压的情绪发泄了，愁容未消的脸上已是一片红晕。

自那日后，她不再叹息个没完，而是找了本书在我身边念给我听。她知道我的爱好，专挑些市井故事、八卦新闻，我听着听着，也觉得精神好了点。

晚上大家都睡下后，我反而清醒过来。睁着眼睛看着眼前的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将来打算怎么做。

只是明显感觉到身体里空了一块，胸前一个血淋淋的大洞，呵，低头一看，五脏六腑，独独少了心。

心到哪里去了？就连自己也搞不清。

麻木，似乎从指尖开始往四肢蔓延，身体失去了知觉，紧接着连意识也沉浸在虚无空间。当大脑也不用思考的时候，大概一切苦恼就没有了吧。

黎明来临时，我才渐渐睡着了。

睡着了好，幻觉之中，总有人来到我身边，轻轻抚摸我的脸颊，亲吻我的唇，那个拥抱是那么深厚而温柔，那个触觉又是那么亲切而真实，一切都美好得如同我原来的想象。

想象中什么悲伤的事都没有发生，所有人都平安健康快乐。还有那个人，他会歪着嘴笑，带着孩子般的顽皮。

徘徊了三天，我的高烧终于退下，转成低烧。胃口稍微好一点，也肯主动吃东西了。虽然并不觉得饿，可是当看到我多吃一点时云香等人眼里的欢喜，觉得这样也好。

只是不想说话。

我都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脑子里空空的，嘴巴除了吃东西外就不想张开。不想对外界有什么回应，就想一个人缩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我的低烧反反复复一直好不了。孙先生束手无策。

这其实只是心理原因，云香可以将郑文浩一通臭骂，我却不能也这样找个对象发泄情绪。选择憋着，自然只有通过反复发烧来排解。

只是开始掉头发，洗了头，一把一把地落，梳子上缠满了。我都觉得这些头发收集起来可以织布了。

云香大惊失色，忙找来首乌芝麻核桃等等给我大补特补。我体谅她的苦心，配合着吃药。

宋子敬在我可以起床吃东西后，终于稍微放心了一点，不再一天来三五趟了，而是把精力放在公事上。这样一来，云香又有点失落。

她同我说：“希望宋先生能多来几次，可是那意味着小姐的病加重了。我是不是很没良心，很恶毒啊？”

这个单纯的孩子。

云香给我梳头，梳着梳着忽然停了下来，把掉落的头发捡进一个盒子里。

她低声说：“王爷……还一直没有入土……”

我看着铜镜里的她，无声发问。

“我也不清楚。听说查出来是赵党派来的刺客，军士和百姓们义愤填膺，都嚷着要报仇。于是抬棺进军。”

我垂下目光。可怜的萧暄，死都死得这么不安生。

当天夜里，云香睡下后，我悄悄起身，去找宋子敬。

因为有人通报，我才走到王府门口，他已经匆匆迎了出来。他一脸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来了？一个人来的？怎么不坐车？”

我看了看他，没有说话，径直往里走。

尽管这样，宋子敬的眼里和脸上的惊喜却还是十分鲜明的。

“进来说，早春外面冷。你今天都吃了些什么？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

他本来是惜字如金的人，现在也被我折腾得啰唆唠叨喋喋不休，我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宋子敬一见我笑，什么话都没有了，表情有点怔怔然。

我进了屋，见李将军和孙先生也在，都吃惊地看着我。也好，本来就是公事。

我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写满药方的纸放在桌子上，推到孙先生面前。

孙先生拿起药方，仔细一看，连连点头：“这个药，无色无味，溶于水中，服用者四肢乏力，产生幻觉，反应迟钝……而且药物在三到四个月后会排泄出体外，也不会危及后代。好好！既可以削弱敌方战斗力，又不伤我们大齐子民之身。”

李将军和宋子敬齐齐望向我。

我眨了眨眼，面无表情地别过脸去。孙先生已经珍重地收起了药方，向我道谢。

我见此行目的已经达到，立即冲各位点点头，转身要走。宋子敬出声叫住我。

我有点不耐烦，用眼神发问。长时间自闭后现在还是不喜欢同人交流太久，觉得既烦躁又劳累。

宋子敬慎重地说：“赵党得知这一切之后，已经动手大清洗。京都众多同王爷有交情的官员都遭牵连，不少人已经下狱。郁将军已离开京都北上，我们不日就要起兵南下同他会合。”

我茫然了片刻，随即明白过来，终于要开始了。

“快了，”宋子敬点头，似乎在宽慰我，“苦难很快就要过去了，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没听懂他话里的意思，我的苦难会很快过去？

打江山，尤其在没有领袖的情况下打江山，是很容易很迅速的事吗？

可我现在对他们的统一大计半点都不关心，敷衍地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去。

“小华——”宋子敬追了出来，“我送送你。”

我不置可否，看了他一眼，回头继续走。

宋子敬叫人备了马车，扶我上去。我在宽敞暖和的马车里寻了一个角落坐下，缩着身子，独自发呆。

宋子敬在旁边看了我许久，终于忍不住一叹：“你什么时候才肯开口讲话？”

我漠然地看了看他，又闭上眼睛。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接受不了那个消息。可是你这样子，他若在天有灵，一定会担心难过的。你也不忍心看到他伤心吧。”

我翻了一个白眼。

虽然我是穿越过来的人，可是我骨子里还是个无神论者，轮回报应什么的，口头说说可以，实际讨论起来全是放屁。萧暄即使有灵魂，他也不会为这点事伤心难过，而且很可能早就投胎去了，管我们是悲伤痛哭茶饭不思还是欢天喜地放炮庆祝。

我不想说话是因为我情绪低落，不想同人交流，不想应付繁冗的人与事，身和心超负荷运转，遭遇大故障后需要停机休整一段时间。我管他萧暄知道后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他人都已经死了，人死如灯灭，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我会照顾一个死人的感受？我虽然自闭，可我还没发神经！

宋子敬讪讪然，不再说话。我在摇晃的车中又昏睡过去。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却在一张床上。

云香正在外面嘱咐前来看望我的觉明和品兰：“不许哭，不许皱眉头，不许乱问问题，总之，只许笑，一定要开心地笑。”

唉，真难为孩子，从小就教他们撒谎作假，又要他们保持纯真童心，竟这么两难。

觉明他们进来后，果真脸上带着笑，围在我的床边喋喋不休地说着近来发生的趣事。

我漫不经心地一边吃早饭一边听，并不大回应他们。觉明说久了，觉得很没成就感，求助地望向品兰。

聪明的小姑娘似乎暗自下定了决心，同我说：“姐姐，我给你讲现在的局势吧。”

云香他们都一愣，急忙对品兰使眼色。可是品兰迎上我专心的目光，信心十足地开始说。

“南部三郡的灾民起义，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四省。朝廷军队在南部节节败退，又多有疫病，军心涣散。而赵皇后协同丞相矫旨清洗异党，朝中目前已有六七位大臣去官入狱了。太子反对，却被皇后软禁起来。宋先生他们明日就动身率军南下了。”

原来局势真的已经发展到这么白热化的程度了。赵党就等着萧暄一死，撕掉面纱全面夺权。而现在的燕军群龙无首，前途十分堪忧。

云香小心翼翼地问我：“小姐，你可想跟着去？”

我看着她期盼的目光，明白她放心不下宋子敬。我也想去，想看看赵党的江山是如何覆灭的，想看看那个人看不到的一切。

我点了点头。

当晚宋子敬登门来：“你想跟着我们？”

我点头。

宋子敬有点为难：“打仗不是儿戏。”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又不会真刀真枪上战场。

“我就是担心万一不能护你周全，将来无颜向王爷交代。”

反正那时候你已经死了，王爷他能把一个死人怎么样？

宋子敬无奈，对云香说：“你也不劝劝她。”

云香局促不安：“可是……可是我们都不放心。”

“你也想跟着去？”

“小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云香忙声明。

宋子敬拿我们没办法，终于退步：“可以是可以，不过一定得接受我们的安排。我会派侍卫来保护你们。”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

宋子敬一声叹：“你终究不肯开口说话。”

我不耐烦，咳了两声表示我声道正常。宋子敬被我弄得啼笑皆非，只好作罢。

男人真奇怪，成天嫌女人话多啰唆犹如三千只鸭子，可是当女人不说话时，他们又比谁都急。真是横竖不是人，左右都不对，难伺候。

次日，我同云香登上王府的马车，随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开了西遥城。

我本来只是呆呆地坐着，可就在车驶过城门的那一瞬间，猛地直起身子撩开窗帘，往回望去。

繁华的西遥城，承载了我年轻时的梦想和爱情，也记载了我的失落与悲伤。我在这里成长，也在这里承受伤痛和离别。如今我走了，那个人则永远地留在了这里。我们的故事就像一朵刚刚开放就凋零的花，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

这个坎，我会迈过去的吧？多年以后，也许我会回到这里，抱着缅怀故人的心情，去看看他。

失去张子越，我如同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糖果；失去萧喧，我感觉身体里就此少了一部分。

还找得回来吗？

我放下帘子，悠长一叹。

离城没有多久我又开始发烧，虽然只是低烧，可是整个人的精神很差，非常疲惫，头痛欲裂却怎么都睡不着。服了药，可是效果甚微。这个身体正被意志操纵着，用来发泄情绪。心已经不在，本来一概由心来承受的痛苦全部转嫁到肉体上了。

我怕耽误正事，不让云香告诉宋子敬，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营地，支撑着进了帐篷，终于松懈下来，倒头就睡。

这样也做了好多个混乱的梦，嘈杂、彷徨，感觉到地动山摇。我艰难地睁开眼睛，惊愕地看到孙先生在我的帐篷里。

孙先生见我醒来，松了一口气：“你烧了整整一天两夜，把云香吓坏了。子敬他们忙不开，只好叫我来看看你。”

云香拧了冰凉的湿帕子敷在我的额头上。

我仍然很迷糊，现在是什么时候？外面好吵。

孙先生解释说：“仗已经打起来了。燕王以‘清君侧’之名挥兵京师。第一仗就告捷。”

啊，终于打起来了。

可是，“燕王以‘清君侧’之名挥兵京师”，这又从何说起？都已经大张旗鼓地把葬礼办了，还怎么打着萧暄的名义？难道找了个一模一样的替身？

孙先生回避我逼视的目光：“老夫不方便说。姑娘还是好好休息吧。”

我更是觉得这事蹊跷，转问云香。云香自己也有点糊涂：“小姐，外面的消息是，王爷是假死，就是为了激赵党放心出手谋反……”

我挣扎着坐起来。

假死？到底死是假的，还是找人假装假死？萧暄死了，我亲眼看到，亲手摸到。他身子冰冷、僵硬，没有脉搏。我的手在他的脖子上放了那么久，一个人难道可以控制心跳？或者当初躺着的人就是假的？

我下床往外走，云香急忙拉我：“小姐你要去哪里？外面正乱着呢！”

我开口，声音嘶哑：“我要亲眼看看萧暄。”

云香又惊又喜：“小姐你说话了！”

我固执地往外走：“他人在哪里？我要去看看！”

孙先生反应过来，拦住我道：“才刚收兵呢，外面乱得很！”

我扭头直视孙先生，一直看到他的眼睛里，厉声问道：“萧暄到底死没

死？”

孙先生局促不安地躲开我的目光：“敏姑娘，很多事我说不清楚。”

他的确说不清楚。我绕过他甩开云香，掀起帘子冲了出去。守在外面的侍卫吓了一跳，立刻拦住我：“敏姑娘，没有宋先生的命令，你和云香姑娘都不能离开帐篷。”

孙先生追出来：“外面真的很乱啊！”

我问侍卫：“是宋先生的命令，还是王爷的？”

侍卫一怔，面露难色。

我急得已经出了一身汗，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推开他就跑。

侍卫紧张地追过来，军营里果然正乱着，经历生死归来的士兵挤满了各处，战胜的喜悦充满了整个兵营。我听到他们在欢呼：“太好了，王爷回来了！”

“打得赵狗屁滚尿流啊！”

“好在王爷没事！当初可吓死我了！”

“王爷有天神护佑，自然不会轻易被那赵狗谋害死了！”

“这一仗可打得痛快！那赵兵简直像三年没吃饱饭似的……”

每多一句话传进我的耳朵，我就更紧张一分。我仗着身材娇小在人群里穿梭，侍卫一时追不上，又担心伤着我不敢来硬的。

当我冲到主帅的白色大帐篷前，气喘如牛，肺部尖锐地疼着，浑身的血液都在燃烧。

帐外的侍卫认识我，惊讶道：“敏姑娘，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还病着吗？”

帐篷里本来还有男人们的说话声，这下突然安静下来了。

不对！

有哪里不对！

我要去看看，好好看清楚！那个混蛋，到底是死是活！

侍卫为难，又不得不把长枪一架：“敏姑娘，你不能这样进去。”

“让开！”我字字掷地有声。

“可是敏姑娘……”

“让她进来吧。”

我听到这个声音，犹如雷击，大脑瞬间空白，身子不觉摇晃了一下。

背着阳光的脸有些模糊，可是一双盛满柔情的眼睛却十分温润明亮，深深凝视着我，让我心底最坚硬的地方都开始柔软起来。

我一把推开伸手要扶我的侍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往里面走。

全是人，身着盔甲的将士们，身上脸上沾满干涸的血迹，粗犷的面容带着疑惑打量着我，然后很默契地让开。就如同一个月前我初回西遥一样，我的面前让出一条通道，通向一个人的生与死。

那个人从首座上走下来，衣服摩擦发出轻微的响声，泥和血混合着凝结在上面，头发凌乱，一脸风霜。可是双眼明亮得似乎在燃烧，踌躇满志，豪气万丈。

是他！

是他！

不用检验DNA，我知道是他！

我像被定了身，一动不动，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到我的面前。

萧暄笑：“别担心我，不是我的血。”

他说不用担心，口气轻松得仿佛描述一件不相干的事。

他肯定地重复着：“不用担心，一切都会没事的。”

我忽而微笑，看牢他，一字一顿地说：“你没死。”

萧暄点头，似乎十分得意：“不装得真点儿，他们不会动手。皇上这次重病，不清楚能不能撑得过去。我不能冒险，必须在皇上还在世时出手。”

我的笑容渐渐加深：“你没死啊。”

萧暄怜爱地注视着我，旁人已经悄然退了出去，帐篷里只有我和他。所以他放心大胆地朝我伸出手：“不要再担心了。我没事。你怎么穿这么少就跑出来了？冷不冷……”

我一直笑：“原来你没死。”

萧暄终于发觉不对：“小……敏，你——”

一记清脆的耳光打断了他后面的话。

我扬着手，气喘吁吁，用力过猛，自己的手掌也疼，可是心里在这一刹那只觉得畅快无比。

萧暄错愕，转回脸来，目瞪口呆。

吃惊吧？我咬着唇冷笑，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当我是团泥随便捏吗？

“玩诈死是吗？”